

小說組亞軍 鄭晴翹



鄭晴翹，筆名兩希。曾獲第二十九屆青年文學獎新詩公開組亞軍，第一屆詩網絡詩獎公開組亞軍，第一屆秋螢香港最佳新人詩獎得主。曾出版個人詩集《生病了》。

孤 島

那時，他們太年輕，世上像只有兩把聲音，或是一把。

她宿舍的堂友拉她去大學團契，主持要他們討論愛情，問他們怎麼看大學裏的男、女子，她倆抱獨身的想法，數落這城的男子沒風度、不硬朗、「裙腳仔」。主持說，神自男人身上取肋骨造女人，並不是男人較強，神是要替男人「造個和他相配的幫手」*，互相扶持。她記得那個望着她想反駁卻沉默的男生。她正等着有人反駁她。

她發呆時，女兒已把題目做完，等她教下一題，女兒眼睛亮亮望她，女兒與兒子都是她的肉和骨，她替女兒撥了撥前髮，指點下一題，女兒低下頭去，髮轉在後腦轉呀轉呀轉呀的。她小時候想若母親溫柔如電視劇裏的女子，陪伴她唸書，她的眼睛也會晶晶亮亮，可母親的手浸在污水裏，母親的眼裏欠卻光采。

衡的眼神很亮。在暗暗的戲院裏亮得她無處可躲。她記得看的是《金枝玉葉》，劉嘉玲碩大的胸脯讓她不自在，僵着脖子直直的瞪着銀幕，怕一轉頭會看見甚麼。袁詠儀躲在鋼琴底下，酒醉的張國榮一下一下大力地按着琴鍵，

* 創世記，二章十八節

震得袁詠儀從鋼琴底下爬出來，也震出了另一個他自己。他們在底下看着張怎樣強吻袁然後推開袁，張還未知袁是女子，張說唔得呀，你唔係女人。那時衡的手在椅背，剛要搭上她的肩，被張強烈的語氣嚇了一跳，手剛觸到肩膀又垂開去，她也震了一震。兩人兀自小心翼翼。袁換了白連衣裙，清爽乾淨，跑着去找張，喘着氣說我係女人，你唔信呀。張抱她說唔理你係女定男，我剩係知我愛你。衡的手搭上她的肩，兩人都舒了口氣。他們說這是個幸福的故事。

幸福，她那時常羨慕他有一個幸福的家庭。他母親穿旗袍，她未見過穿旗袍的女子，除了在電視上，衡的母親比女子還要女子，臉像玉，有透光的溫潤，衡笑說母親用心打扮，希望像對姐妹花。衡的父親跟他才像兄弟，年輕旺盛的父親，像未容許兒子比他更強壯有力，所以衡才會總有一絲蒼白，讓她放心靠近。四人甫坐下飯桌，她就想這是真正的家。衡母溫婉，細細撥着飯，說着家常，她沾上這種溫柔，也輕聲細語道着自己的軌跡，恍惚間以為這才是在家中。衡的父親是真正的父親，懾而不威，端坐着，吃完了飯，把碗遞給妻盛飯，細微動靜中有默契。衡也把碗遞給她，她一呆，看見衡調皮的笑，像被下了蠱，被一種家庭的氣氛下了蠱，就離了座為衡盛飯，那麼自然，她與衡的母親果然像姐妹花。故往後那夢才動魄驚心。她打了個寒顫，抬頭滿目潔淨傢俬，和諧的粉色，團團圍着她，像溫柔寧靜的海，卻一波一波沖擊她。桌上有她插的花，她插花喜歡對稱、和諧。她撥着飯一抬頭看見

牆上的鏡裏他們的臉，兩兩成雙，靠牆有衡的鋼琴，一塵不染，玻璃櫃裏放着小擺設，再過去的小几上有衡母插的花，不知多少心思才有這樣一個家。她稍稍安定，看着女兒，她也做了別人的母親，女兒眉宇間有英氣，不知像的是誰？

蓄短髮，她知道自己的英氣，但她還是規規矩矩的一個女孩。她從女洗手間出來，在轉角處碰到自男洗手間出來的衡，靠得太近她心裏只來得及想這是個女子？又像跟自己打了個照面。後來再想起是在團契裏見過的男孩。也不知怎樣開始，碰見多了就微笑點頭，漸漸來往，開初她以為衡一心記着她批評男子的話，才一徑的女孩子氣，拿着膠棒攪動咖啡，尾指翹着。後來才知道衡中學唸男校，難怪衡一直對她溫文爾雅。她就曾見過，在一堆男生中的衡笑得那樣開懷，又曾見衡托着腮跟男生說話，家中缺乏陽氣，她從未見過男子托腮，而且這樣媚。對他有了底，她就安心，反正有時她厭惡男子。

她笑着望衡，向銀幕啾啾咀低聲說就知道你喜歡哥哥*，他們正進戲院，稍微遲了，已在播着影片，到處有人，卻又不見人影，一個一個人安安份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他們是闖入打破秩序的人，帶位員領着他們，衡在她耳邊說我喜歡女子，輕輕的，她一回頭，像未曾有人說話，帶位員領着他們，他們也坐進了秩序中。

* 哥哥：影迷稱張國榮為哥哥

她抬頭一看，三時四十分，要去接兒子了。

她一手牽女兒，一手抱兒子，兒子是夏天出生的，卻怕熱，滿臉通紅，像塗了腮紅。剛結婚時，她在梳妝，他把臉湊上來，姐姐給我化點，她把唇膏往他臉上一點，拇指一推成就一抹紅暈，她望着好看，心裏卻有不安。

她想甚麼都事出有因。她既因他的女兒氣靠近他，也因此漸生恨意。考完試她去找他，故意打扮，淡青色幼帶小洋裝，很短露出她的腿，太蒼白的膚畏光，她一路拉扯她的裙子來到公車站，看見他時又想她的腮紅是否太紅，是否像被摑了耳光般的熱辣辣，他神態自若，只說，為甚麼穿這樣。他們乘公車，她喜歡靠窗坐，他總不讓她，在她與窗子之間，有着他。她想自己素淡純淨，短髮細細用髮卡別好了，線條就幼了。天氣很好，陽光被車窗框住，她也就誤會他也是被框住了，看久了，以為他臉上有紅暈，他老往自己身後瞟，她懷抱裏有魚，一甩一甩尾巴拍出聲音，她想該不會是女子。她端坐向旁望，有魚被手捉緊甩上砧板，有大漢臉容姣好，白色汗衣，手臂撐得袖子飽滿，臉有笑意，她怕，而且厭惡，大漢仍笑，看清楚又沒有，咀角翹起臉有桃花，她毛骨悚然，母親移動身體，刀下，她移動身體，整個臉靠着衡的胸膛，刀斜放一推，內臟穢物都出來，牛鬼蛇神都出來，她小手遞上紅膠袋，盛好，太太接着，太太的手白皙，另一手牽小女孩，與她對照像鏡，先生很高，她抬頭望，菜市場暗，好像望一生也望不到臉，她想這先生張開手會變大樹，又或像翼，豐

厚的翼，躲在裏邊一定很暖，她還想再靠近些，最好整個藏進衡的身體，她整個人靠着他，忽然想起自己裸露在外的臂和腿，青白青白一截，陽光從四方八面來，照着她的臂她的腿，她熱，抬頭看，大漢眉目有笑意蕩開蕩開臉有漣漪，她厭惡，手黏黏稠稠滿是汗，望衡，衡怯怯斜瞟那男子，她一時氣上心頭，唔該，司機有落。她下了車，衡追上來拉她滿是汗的手，黏黏稠稠，她想這滋味真難受。你沒看見那人看我麼？她質問，你為甚麼不罵他？衡呆在那兒說，妳別多心那男子不是看你，妳別多心。她看着他道歉得期期艾艾。他不是看我不然看你麼？她喉裏有話難藏話語像鳥衝口而飛，說了心裏忽爾登的一聲有所缺失。她小手沒抓緊，魚撲的掉到地上，污水濺到她的臉，肉攤老板對母親說，這麼辛苦作甚麼，找個人要妳吧。眼裏的紅色血筋彷彿有腥味，她要躲遠點，污黑手指指着她，嘿，妳女兒也快能嫁了。他語塞，半晌冷然道，妳穿這麼少想誘惑誰。正午，陽光很盛，兩人都睜不開眼睛，她說，你還是不是男子。正午，可他的臉分明有陰影流連，妳們都如此，他說，妳們想要我怎樣。沒有人有話。他說，很熱，妳走不走。他說，很熱，我先走。她一人在路上，陽光如飛箭。

假期同學聚會有男子對她好，她就由他對她好，只是手常常黏黏稠稠滿是汗，來往久了，男子要吻她，她推開，輕輕的像推了一條銀河在中間。開學後，她在道上遇見衡，旁有女子，細長細長眉眼，嫵媚的女子，也有圓眼

如杏像家中妹妹的女子，她這才知道衡身邊不乏女子。他們仍來往像朋友，週末仍到他家吃飯。燈火明亮，他們在飯桌前笑聲連連，衡父寡言，卻是他的靜默，他們才能笑聲連連，如果她和衡和衡母在天平的一邊，另一邊就是衡的父親，他威嚴，他們就細小像小孩。有時衡懶，她站起來要走，衡說，妳自己當心。衡父教訓衡，你怎能這樣沒規矩，叫一個女孩自己回家。常常他們牽着手離開，走着走着不知何時就分開了，她覺得冷，雙手插在衣服的袋子裏，像一無拘束的人在街上閒晃。她心裏分不清是離不開衡，還是離不開衡的家。衡像說笑，他們很想要個女兒，妳恰好可當女兒，說着聲音低低父親平時都忙，難得一家吃飯。她聽不清楚，衡說有車，當心走路。就讓她走裏邊，她心裏觸動，想衡再剛強些，她就必然愛他。

她把小毛巾墊到兒的領子裏，她想兒出世時天氣熱，太陽毒辣辣的，不知誰的子民聚集在街上，大家走着，向前，她坐在電視機前看，看見一群不知向哪裏找出路的人，像無頭蒼蠅在陽光裏轟轟轟撞來撞去，一大群無頭蒼蠅。這兒在她肚子裏時，這城多劫。

她的醫生亮是衡中學同學。女兒潔也在他照料下出生。亮不同衡，亮粗線條，國字臉，有肩膀寬厚。她這才發覺這城孕婦這麼多，每人分得一口罩，就把所有東西放在自己肚子裏，不怕稍一用力要嘔吐。她暈船般坐着，衡累極入睡，她想要是衡是海上無邊的風景也好，看着就要想到很遠，但衡更像被遺在椅子上的拐杖，她得先扶直

他，然而她站不起來，肚子好重，她想叫衡，但衡的頭也重，向兩邊搖來晃去，卻沒有晃到她的肩上，這樣搖來晃去的頭，不知道在否定甚麼，她用了許多力，才用自己的一隻手把衡的頭按到自己的肩上，這樣的重，她又覺得篤定。

李方雪穎，李方雪穎，那麼熟悉又陌生，她說不出有甚麼問題。護士喊第三遍，她才記起衡的姓，她推衡的頭，衡說到了，鼻音重重，像未睡醒的小孩問是否到了下個旅程的地點。他們踏進診室，窗玻璃一晃而過她和衡的臉，淡綠色的口罩像封口的膠紙。亮為她檢查，熒幕上現了小小的人形，亮指劃着讓他們看，她就看衡和亮說話。

衡說這是我好友，這是我的妻。後來衡告訴她亮說她短髮清爽，是衡會喜歡的女孩。衡那麼高興，他就說過亮是他中學時最好的朋友，他們露營，他走失，亮被野生的樹叢刮得手臂密密血痕，他倚在樹下像迷路的小孩，怕是哭也沒人聽見就不哭，只數算父親平時教訓他男子要堅毅的話語，這時就聽見亮喊他的名，亮一遍遍喊他的名，由遠至近，他一一回應，等着時他的淚要流下來，但父親不喜歡他哭，他擦好眼睛在原地等亮來接他，他看着亮的身影在樹林裏漸漸顯現。她看着面前來往的人，她的母與他的母坐在主人桌上，兩人都怔忡，她才發覺她母跟他母的像，如果不是這樣天天見着，她就以為她自己不能在人群中把她們認出來。她想着心裏難受，抬頭望衡找不到，她穿過人和人，有人跟她祝賀，她就笑，她看見伴娘，就要

她替她補點口紅。她母替她點了口紅在臉上，一推，臉蛋兒像蘋果，她母抱她，那麼久遠的事她記得，她母說妳長大要做甚麼？我長大要找個爸爸結婚。她母笑，妳長大要找個丈夫結婚，那叫丈夫，不叫爸爸。她記得母親笑得不多，她對着鏡子笑笑，自己還年青。她走出化妝室，看着那麼多的臉，感覺陌生，好像這不是她的喜宴，是一個小小的女孩的喜宴，那是誰？她抬頭張望，在大紅色中看到衡，他又變得跟初相識時一模樣，背着背囊在街上浮浮的走，她看見他，叫他，他就站住，那麼惘然，但有人叫他他就站住。她再望，就見亮望着她，她怔怔望着，覺得亮笑得少，像衡父。

衡站在亮的背後，亮比衡還高半個頭，她看見衡的頭那麼重，搖來晃去，就要倒到亮的背上，她想說不要，但戴着口罩她沒有口。檢查完了，衡來扶他，她一看，衡又是那樣的眉那樣的眼，她就安心。

衡扶着她在道上走，路上有狐疑的眼，臉都看不全，到處有疲累與狐疑，如果此刻衡放手，走進人群，她就不能把他找出來，她抓緊衡的手說我們不要再來檢查了。衡鼻音重重，怎麼可以？她聲音顫顫心想有病了，她說要是染了非典型肺炎怎辦？她懷裏有怕這怕就是這城的病，衡好像永遠醒不來，聲音混濁，亮不會讓妳有事。她想不到甚麼好說，就說，我們去別的診所好不？網上流傳那份感染非典的診所名單裏有亮的名。衡眉目收斂，亮從來都不會讓我們有事的！衡像醒過來般手臂有力領她走路，她就

由他領着甚麼也不說。

後來的事情發展得越來越急，女兒搬到了家姑處。有天衡歸家，扶着她在家裏由房間走到廳由廳走到房間散步，她說，這城是疫埠。有天衡剛進家門，她的臉對着電視機，電視光映在她臉上，沒開燈，衡剛伸手按在燈上，她就說，亮的診所出事了，亮有非典了。說時衡正啪的一聲按亮了燈又啪的一聲關上了，電視光一直在她臉上跳動。衡打電話詢問，沒事。衡恨恨望着她說沒事。她說有事，電視說有很多事，她的臉在光裏說話時肌肉一抽一抽。衡站着，記起要開燈，燈開了，一切又不同，衡從後擁着她說帶妳看醫生。她說不好，不要看醫生。她想衡太忙，忘記她說不要去亮的診所，髒，一定有事發生。衡多忙又累，把數目計來算去，計好這邊又要算那邊，哪有這麼平衡的賬目？一間公司，百病叢生，這樣的季節，怎計算？

真有事情發生了，連電視裏的人也不相信，只說某知名藝人跳樓身亡，過了些時候，才有報道員列名道姓說名藝人哥哥張國榮何時哪地自多少樓跳下來。她好像又忘了開燈，報道員報了名姓，她就覺得暗。從沙發前小几找出打火機，都那麼晚了，衡怎麼不回來，她心慌慌。電視裏有人影晃動，像鬼魅，坐着坐着連懷念節目都開始了。她離了座位，從組合櫃裏翻出影碟，捧着它們走到廳的中間堆在地上，她腳步浮浮，摸進衡的書房，爬上椅子開最高的櫃，取出裏面的紙皮箱子，腳下踏的是底下有輪子的皮

椅，平時坐着舒服，現在人在上面有飄浮不穩的感覺，她一手托着箱子，一手扳着櫃門邊，房間內不是完全的暗，窗外有燈光和車聲。她把紙皮箱子取下來，走回廳裏，又折到廚房，取來平時裝沙律的大玻璃盤子，她像是在自己家裏遊蕩的鬼魅，本應熟悉卻不知何去何從。她蹲在廳中央，拿起一隻影碟，取出裏面的光碟，她拿火燒它，燒不了，就用手掰開，啪的一聲又啪的一聲又啪的一聲，一張光碟斷成四塊，她由着它們堆在地上，她又拿起另一隻，封面很熟悉，她記得自己也是叫穎，和女主角同名，女主角短短的髮，男生女相，女生男相，她掏出盒裏的光碟，電視光流過，她手一晃看自己的臉變了形狀轉了顏色，自己甚麼都不是，又一晃，自己頭髮長長，衡一定不喜歡長髮了，燒了它吧，像照鏡子，鏡裏自己的臉一會兒是長一會兒是短，一定是戴得口罩太多忘了自己的臉，她剛要燒自己的髮，又像聽見衡說：女生長髮才好看，不許妳剪短。她的手定在半空中，記不起衡責備的是女兒還是自己，自己口裏卻說，知道了。她啪的一聲又啪的一聲直至所有的影碟都斷開了。她癡癡看光影在電視裏晃來晃去，唱歌呢，好久沒見人臉，好久沒見人笑得燦爛。她跟着哼了一個歌兒，才想起衡可能快要回來了。她啣的長長一聲扯開封箱膠紙，取出裏面的舊剪報、舊照片和舊日記。她也不要看，一張一張撕開來，用打火機點了就讓它們燒，白透白透的玻璃盤裏裝滿了灰和燒了一半又燒不完的殘紙。她慢慢燒，慢得她以為自己有心讓衡回來看見她。

門開了，流進來走廊的白燈光，原本只是門縫裏的一線光，打開了就像海浪湧進來，流了一地，父在光裏打她母，她醒來，撲上去擋在母身上，父說，妳要父還是要母？她只懂哭，叫着媽咪媽咪。父連她一併打，打完了轉身向房間的暗裏游去，母伏在地上不動，她怕死了，一徑叫着媽咪媽咪。父出來了拎着一個小包，閃身繞過她們就離去。

她聽見鑰匙在鎖裏轉動的聲音，她的手仍拎着燒了一半的紙，忘了就差點燒到手指，她手一熱一鬆，紙帶着灰掉到玻璃盤裏，銜剛好啪一聲開了燈，明明有光卻要開了燈才看見她，看見她在廢墟裏，她像個小孩等待他的責備。他臉紅紅像喝了酒，話說出來卻平靜：你們想要我怎麼樣？他在她身邊蹲下，她說，哥哥死了。他接過她手中的打火機，一頁一頁燒他自己的中學時代，那人的臉、有力的手、寬厚的肩膀在火裏成灰。

夜來他作惡夢，他醒的同時她也醒了。像回到很久以前，她像母擁着他，聽他訴說夜裏的恐懼，他說夢中她引他至一大鬧處，大鬧雕滿了花華麗得很，她向他笑笑，開閘讓他進去。裏面卻像集中營，他經過呻吟的人，卻看不到他們的臉，走到盡處見一老人，他覺眼熟，就拍那人的肩，那人的肩顫動得厲害，回過頭來是他父，他怕，轉身就跑，跑着回頭又看，父的臉又變成他的臉，他跑回大鬧處，看見她在閘外，對他笑笑就開了閘讓他出來。他問，妳為甚麼要讓我看見這些？她摸着他汗濕的臉，聽他的睡

音，不知他問的是夢中的自己還是現實中他的妻。她看着他，想如果夢裏的她不開閘，他的面目會否像那座被隔離的大廈裏的住戶那般驚惶又默默承受？她看着他，記起了很久以前的他，她以為他應該已經強壯。

1997，她問他畢業後的打算，他沒話。她只想要一切清晰，她從未如此害怕不確定的感覺。同學明明邀她同遊北京，她想北京總要去一趟。一路上明明對她照顧有加，明明剛強，處處護着她。明明是怎麼樣，她朦朧，並不想去知道太多，只心裏想做朋友別計較。她倆睡在各自的床上，明明問到底他怎樣？她說我不知道，他身邊有其他女孩，來往都短，他又沒管我跟別的男子出去。他父母不是很喜歡妳嗎？她抿咀不答，心想，我也喜歡他父母。明明問，那你們有沒有……她答，沒有。那他有要求嗎？沒有。那……他跟那些女友有沒有？她心裏有空缺，沒開口說話。過了一會，明明問她睡了麼，她在暗裏搖頭，明明看不見，估量她睡了就說，有人會對妳好的，不要記着以前的事。她聽見卻猜想不到將來，以為自己還小，想伸手摟母親的胳膊，一伸手就落了空。

第二天她們在陌生的言語裏游走，此起彼落的叫賣聲，要說聽不懂也不是，只是不習慣，明明牽她手問大學生是否要學普通話？她說我會，但說不慣，妳也聽不慣，我們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了。於是兩人說着廣東話，由着貨販把價錢定得高高，兩人心安理得。殺價時有貨販說都自己人了，給妳們好價錢。走到人多處，明明不便牽她手，

老是讓人隔斷，就靠在她背上，手摟着她的腰走，她想和衡逛年宵，衡也沒這樣摟她。明明摟着她走她不是不舒服，只是背上熱熱總覺多了點東西，她跟明明說，頭髮好久沒剪了，都忙着畢業的事。她感到明明在嗅她髮尾，她脖子癢得很，明明用氣音說，一直見妳短髮，別剪了好不好？她心裏有柔軟，不知道怎拒絕，就說好。

她母早上不再給她慢慢慢慢的梳辮子了，她胡亂拿橡皮筋綁了，馬尾歪向一邊，耳後有頭髮垂下來，她望鏡子，知道自己的醜。要遲到了，她跑着出門。在樓下見到母，母剪着白白的腸粉，很香，她站在人群外等着，母給她加很多很多的麻醬豉油甜醬芝麻，然後叫她的名，雪穎。她擠上前接了母給她的膠袋，內有竹籤，她背着書包在街上用竹籤拈着拈着吃，她覺得吃飽就好。母問她要不要剪髮，她說，好，留着長髮要嫁人，嫁人又不一定好。她母跟她複述時她說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。

她倆乘車來到天安門，人很多。整個北京整個中國都在沸騰，那些臉那麼高興，獨獨她倆憂心忡忡，那麼多不同的鄉音，她們覺得暈眩，有人踩了明明一腳，明明尖聲罵了聲英語髒話，有人怪異望着她們，明明雙手環抱她的腰，兩人像是重重人浪中的孤島，在別人之中。

她們回到旅舍，梳洗完畢，她髮尾滴水，明明拿大毛巾為她揉着頭髮，明明問她，六四時妳在幹甚麼。她聽見自己說六四那天我發燒，在床上睡覺。說着她彷彿回到發燒時那浮浮的感覺，明明揉她頭髮的手用了點力，她就實

實在在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明明唱了幾句歌兒，遙遠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，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陽……明明說，我會說普通話的，我10歲才來香港，10歲之前生活簡單美好，我跳橡皮筋，我勝出了乒乓球比賽，獎品是底下有紅花圖案的鐵臉盆。明明說着又沒話了，手一直撥弄她的髮，不短不長的，有一小撮垂到前邊來蓋着她的眼，她坐着很乖像小孩，輕聲問明明，然後呢？然後？我們週一早上要升紅旗，成績好的學生才能去升旗，四個同學每人舉着紅旗的一角往台上走去，說出來妳也要笑，國家是母親，小時常掛咀邊。她接明明的話，妳10歲來港，那妳現在在香港的時間都十二年，比十年要長。明明說嗯，很長了。

夜來她夢，她父年青勝從前，女同學笑她母，她和女同學打架，她父一巴掌就把女同學打在地上。她跟着他父來到菜市場，她父把肉攤老板打得臉比攤上的豬頭還腫。她看見她父與衡父坐在一起談笑風生。她與她母與衡母坐旁邊，安靜。她想多好，就要睡去，夢裏有夢。夢中有坦克，黑暗裏不知輾倒了誰，她掩臉失聲，有雨，腥腥黏黏。醒來，月光照着牆上的像，那叫主席的人臉色陰森森，都那麼久了，陰魂不散，她驚呼。明明醒來，到她床上擁着她，聽她說話，明明半睡半醒用童音說家人說毛主席像可以辟邪，別怕，乖，別怕。她輾轉反側，夜半裏，明明也醒了一大半，擁着她，她感覺晃晃蕩蕩，明明摸她的髮她的腰她的乳，她晃晃蕩蕩，渾身柔軟，如無骨，只

依靠着床和明明。她作了惡夢，拖着被子來到母的房間，母也抱着她讓她睡，她就晃晃蕩蕩的睡，如回到記憶最深處還未看見世界的自己，在海洋裏自己一人獨自悠悠的睡，悠悠的不知想着甚麼。明明爬到她身上，撞擊她磨擦她，她不知怎的想到有人聽見她說的話了，一波一波，她不知自己說着甚麼。她迷糊着，感覺明明用手指摸她，她心裏想明明愛她，突然明明改變了力度滑進去，她忽然看見衡父的臉，夢中坦克的影像依然歷歷，她伸手去撥，喊不要，明明不要，她推開明明跌跌撞撞去洗澡。

明明說回歸時應該在自己的地方，機票早訂了6月30日回來，回來時，到處有雨濛濛，她在雨裏跟明明告別，轉身就走。回來後衡找她她冷冷淡淡，衡也不找她了。她想自己需要一切明確，於是認真找工作，認真工作。她瘦下去，有時在路上走着，常常忘了自己的乳，她想自己的乳很小很小，忘記了就會不存在。工作不過數月，遇上金融風暴。到處有臉陰霾，她更加安靜。有天下班，衡在她公司樓下等她。她想自己很久沒看見他了，穿着襯衣提着公事包，就不像唸書時的他。她走近，見他臉有青青鬍渣，他牽她手一直走到他的家。她從未見過他家如此混亂，到處有塵，小几上的花開敗了，地上有打碎的玻璃。衡說母親不回家了，衡說父親生意失敗了，這屋要賣掉了。她把衡的頭按在她胸上讓他哭，濕濕潤潤，她牽衡的手到衡的房間，她擁着他，讓衡吮她的乳，她忍着疼痛讓衡進入，她不再害怕，她覺得衡像她兒，她不要要求衡保

護她了，她也可保護衡，但她痛，像分娩般的痛。她的目光越過衡的背看書桌上的照片，很遠看不清，但她知道照片裏有誰，她再也不能在裏面。她痛得哭了。

她看着玻璃櫃裏的照片，衡在他父親的肩膀上睡去，他父與他母同時回過頭來，這一瞬就被攝下了，衡紅紅的臉蛋，靠着他父肩膀的那邊臉擠出了一泡肉，小手垂着也不需要去捉緊甚麼。看過去一張，她母與她，兩個髮短短，母乾瘦，她也單薄。然後是她抱着小兒，丈夫抱着女兒，笑容一致，她想自己還想要甚麼？她望着照片，心裏有缺口，兒女此時正坐在沙發上看動畫片，她走過去坐下擁着兒與女，才不致兩手空空。距離丈夫回家的時間還長，她稍微用了點力，就把兒緊緊抱了在胸前。

她一用力，嬰兒就哭了，哭得臉皺皺，她慌亂，不認得這是誰的嬰，心裏有疼愛，把臉貼在嬰的臉上，不住說乖、乖，不知在哄自己，還是在哄那嬰。她有乳，可餵飽嬰兒，她撩起上衣，胡亂把乳遞給嬰兒，餵飽就好，可為甚麼這小小的肉還在哭，她只是不知道要到哪裏去。嬰兒終於咬着了她的乳，用力的吮着叫她痛。嬰兒吃飽了睡去，天暗了，電視光一閃一閃，電視裏人浪擁擠，那麼多人在街上，亂哄哄的，朝哪裏去呢，她開口說話，是孤島呀，來時路都截斷了，你們上街去又有甚麼用，我們到哪裏去？她默默垂淚，在光與暗裏坐着，看見自己像獸在電視機裏撞來撞去，有手接過她手裏的重，有手擁着她，衡說，我在，別怕。她彷彿看到光，然後是衡皺着的眉，衡

眉目更像他父，她想，皺着的眉真好看，他的眉皺了，她就不用皺。她覺得自己很輕，由他承擔着。但電視裏的人還是高舉着橫額，那麼多的人像洪流，不知道要流去哪裏。她忽然記得這嬰是誰，她跟熟睡的嬰說這是父親，這是父親。

她好過來了，就像這城好過來般。她抱嬰看窗外，窗外燈光一直那樣的亮，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。這種亮下一切平等，殘舊的樓宇在亮裏牆的斑駁沒有人要看。假日早上他們攜兒帶女和衡父衡母飲茶，晚上到她母家吃飯。日子一樣的過。

衡父在看報紙，說，選了誰又有甚麼分別？潔稚音圓潤叫爺爺，衡父摸着潔的頭憐惜地說妳的長髮呢？轉過頭來皺着眉跟她說，怎麼把小孫女的頭髮剪短？她不能分辯。女兒纏着爺爺撒嬌說學校裏演話劇，她演王子。衡在為他母倒茶，甚麼也沒留意，她察看家翁臉部細微表情變化，他面色一沉又重新堆上笑容，問小潔長大要做甚麼呀？小潔說我要拯救公主，家翁的笑容有點僵了，小潔長大不是要穿高跟鞋嗎？小潔搖頭就跳離她爺爺的懷抱，去搶小弟手中的劍，爭來奪去小弟也從座位上跳下來，家姑說做姐姐的讓着弟弟，但有稚音委屈說我是王子，我也要劍。家翁正色跟她說，人都沒規矩了，明天回校去說不演話劇。她無語，卻聽到兒的哀號，兒子與女兒推撞至放熱水壺處，兒子的手臂讓熱開水灼傷。

衡父怒斥不要哭，衡還是哀哀的哭，像小動物囁嚅不

敢張揚，他母背對着他們淌淚。他父嘍地關上房門。他走到母親身邊蹲下頭枕着母的腿哭，哭久了他就睡去。夜半母親叫醒他，他不知要去何處。她問，你怕嗎？他撫着她的乳說怕，母親帶我在街上走了好久，然後我們在電車上睡了一夜。她說為甚麼你以前不告訴我？他放開手說我怕，我怕這樣的我叫妳失望。她擠前去擁他說，你父不接受你的，你信仰不接受你的，我都接受。他們擁着睡去。他夢囈，說父埋怨母怎不離開這地，喃喃又喃喃，她都聽不清，只聽見他說這是我們的家，自己的地方。她心裏溫熱，想我們會有自己的家。她沒想到後來路那麼長。

她望着天花板，彷彿聽到兒在他的小床上哭，她想起床去看看，但丈夫說剛才看了就好，男孩不要寵壞。她想，她去也不能減輕兒的痛，這痛只有兒能承受，這痛把她和她的兒隔開了。她心裏也有痛，不自覺轉身弓着背手肘抵着膝睡，但床那麼大，妻跟夫之間彷彿有楚河漢界，她聽見兒的哽咽聲，細細微微，又像是她丈夫的。她累，抵不住闔眼的倦意，她在海上晃呀晃的，如果他們需要指路的燈，他們誰也不是引路的人，黑暗裏她臉濕潤，丈夫伸手撫她臉。

鄭晴翹：得獎感言

關於寫小說，其實我也不大知道要講些甚麼。只好說書在我小時候對我很重要，家中藏書不多，但長長的下午我總能從閣樓、抽屜、床底下，或一些舊衣堆裏找出一兩本書來。有通俗小說、武俠小說、甚至色情雜誌，大多缺封面缺內頁。其中有些隔了許多年後再遇上才知其廬山真貌，竟有老朋友重遇的感覺。讀得最多的是一疊叫故事會的雜誌，重複翻看又翻看，裏面有笑話、謎語、短篇小說、連載小說。記憶中大概都是些市井流言，也有刻畫人情至極的，也有峰迴路轉橋段錯綜的。悶到極處甚至找來哥哥的初中課本啃個不停，半懂半不懂的讀魯迅……九歲還是十歲，第一次對另一個人有所憧憬，寫了一個小故事，在班裏傳閱，大概是我最初和小說結的緣。可是這些年來，詩寫得多一點，小說倒沒怎麼寫。我有時想大概我跟寫作的關係是，至少到現在也是，或當我不能言語，或當我恍惚失神，它就以含蓄委婉的方式，以一種變調承載我以及我被世上各種微妙之處所觸動的心情。但小說總是由一句句子開始，橫生出不存在的枝葉，就如詩，就如我告訴你的話語。

評委：劉紹銘先生**評語**

「仿現代派」作品，意識流和「不可靠」的敘事方式都用上了。

作者應是已融入香港社會的「新移民」，母語是普通話。因為年紀關係，文內有關「六四」和香港「九七」回歸的描述，應是借來的經驗。

整體而言，我們可在〈孤島〉沉潛起伏的文字光影中看到一種朦朧的美。

評委：張大春先生**評語**

明確掌握了從張愛玲到鍾曉陽一脈的敘述腔口，將城市女子半生來支離破碎的種種自覺和迷惘——兩性、愛情、身世、家庭、親子——似乎處理了一名孤島也似的女子在各種人際關係上的不確定感、甚至徬徨失措。然而正因生活現實以其永恆的穩定與冷漠回應這座孤島，使得敘述腔調別具疏離的韻味。